

「得知秘密天都塌了」生母只能喊「姨媽」

在中國，所謂「黑戶」，就是沒有登記在冊的戶籍資料、沒有身份證的人。根據第六次人口普查，中國目前大約有1,300萬黑戶，據中國國家發改委宏觀經濟研究所副研究員萬海遠的調查報告顯示，不符合政策超生造成的「超生黑戶」數量佔黑戶總數六成以上，也就是說全國約有780萬超生黑戶。

■香港文匯報記者 駱佳、實習記者 任晶

只求活得光明 超生黑戶：

編者按：中國國務院辦公廳2016年1月14日發佈了《關於解決無戶口人員登記戶口問題的意見》（以下簡稱《意見》），要求全面解決無戶口人員登記戶口問題，因超生、非婚生育等原因淪為「黑戶」的8類人群將可以落戶。

■「超生黑戶」王蒙始終認為自己是個「外人」，「我覺得自己比別人低一等，不管是在家裡，還是外面」。

任晶 攝

□全國約有780萬「超生黑戶」，隨着越來越多「黑戶」問題的解決，越來越多的孩子可以「走出」家門，共享同一片藍天。

任晶 攝

「自私」天倫樂 「寶貝」活受罪

「超生黑戶」的採訪難度，超出了記者的想像。儘管我們從各種渠道了解到不少案例，但是真正願意接受採訪的卻非常少。「超生」、「計劃生育」對他們來說，是非常刺耳的敏感詞。

匿藏影響心理 恐釀悲劇

中國國家二級心理諮詢師杜勝祥曾對超生兒的心理做過分析：「被寄養或者匿藏的超生孩子很難和父母建立親密感，以後會成為家庭關係的一大障礙。如果長大後，親子再缺乏溝通，就會家庭矛盾頻發，甚至產生仇恨心理，而且會影響他的婚戀和家庭觀念。」

他稱，「很多家庭冒險超生，自己倒是享受天倫之樂，但實際是『自私』，還有可能造成悲劇。」

然而，記者調查發現，大多數超生兒及家庭並不願直面這一問題。記者詢問了河南多

家心理諮詢機構了解到，他們幾乎很少接到超生兒的心理案例。

自閉膽小懦弱 抗拒別人

權威心理諮詢師艾欣偉接受香港文匯報記者採訪時表示，到目前為止，其所在的公司也只接到過兩個超生案例。據他介紹，都是20歲左右的姑娘，比較自閉，有很大的負面情緒。他分析稱：「人的性格、認知，與其成長經歷、家庭教育有關。膽小、懦弱、缺乏主見、缺乏安全感，都是超生兒經常會有一些表現。因此，這些孩子通常會比較抗拒，不會主動和別人談起這些事情。」

艾欣偉建議超生兒要打開心扉，把自己心裡的苦悶困惑講出來。「這樣才能對症下藥，打開心結。」他呼籲，「超生戶的戶口問題是亟待解決的，但他們的心理健康也不容忽視。」

隨着去年11月公安部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第十七次（擴大）會議決定

心裡喊媽媽 寄居「姨媽」家

「媽媽！」1985年出生的王蒙（化名）在心裡默念了數百次，她下定決心這次一定要喊出口，然而一張嘴還是喊出了「姨媽」這兩個字。王蒙歎了口氣說，當得知自己是超生兒，自己的「姨媽」原來就是親生母親後，她一直想改口。只是喊了那麼多年「姨媽」，改不了。很多年來，她一直是作為「外甥女」寄居在「姨媽」家的。

大石壓心窩 怨恨不公平

「當我得知自己是超生兒時，我感覺天都要塌了。從那時起，這成了我心裡的一塊大石頭，我不願意讓別人知道。」

一位心理諮詢師告訴記者，很多超生家庭的孩子都或多或少會有一些隱性的心理陰影，譬如自閉孤僻、自卑，甚至怨恨社會。

王蒙坦承，有段時間她很想不開，對父母充滿了怨恨。「為什麼姐姐弟弟們都可以大方地喊媽媽爸爸？我卻不可以！為什麼他們都可以上學，卻不讓我上！」儘管王蒙在家裡不愁吃不愁穿，但不能上學、不能出遠門的她總覺得「每個人都對我另眼看待。」姐姐做錯事，爸爸都會大聲責罵，對她卻不會。

凡事讓姐姐 未嘗抱父母

王蒙的父親是河南某縣的人大主任，父親怕超生秘密曝光影響自己的仕途，便把剛出生的她送到了鄉下的姥姥家。等她上小學時，王蒙的父親才把她又接回到縣城，並對外宣稱是「外甥女」寄居在自己家。

儘管「姨父家」的生活條件比鄉下好千倍，儘管「姨媽姨父」對她都很好，但她總是有「寄人籬下」的感覺。對家長總是恭恭敬敬，必定有問必答；在家裡從不大聲吵鬧，凡事也總會讓姐姐。她從來不像姐姐那樣，會跟家長說說笑笑。在她的印象中，她也從來沒有擁抱過「姨媽姨父」。

冀補好戶口 早日脫壓抑

直到王蒙20歲的時候，王父由於身體原因提前辦理了退休，再加上「二胎政策」的放開，王父才告訴她，且對外宣稱王蒙是自己的女兒。

「我一時根本沒辦法接受，『姨父』突然變成了爸爸。我不知道我該以怎樣的身份呆在這個家裡！」她說，一直以來她的生活就是在這個小縣城，哪裡也沒有去過，也沒有上過學。她最希望能夠盡快有戶口補上，辦好身份證，這樣她就可以離開這個令她壓抑的「家」了。

灰色歲月 躲藏避查

談起超生，來自山東煙台一個農村的李威（化名）歎了一口氣。出生於1981年的他，是一名超生兒，儘管他通過相關渠道搞到了身份，但小時候東躲西藏的經歷，仍讓他感覺自己的生活很「灰暗」。

抽查抓得緊 每逢喇叭聲速躲

李威選擇通過網絡來講述自己的故事。「匿名的，反正別人也不知道我是誰。」

他說，出生後，父母將他的戶口上到了他的外婆家，算是「有身份的超生兒」了。然而當時計劃生育抓得緊，他要應付時不時到來的抽查。據他回憶，每逢聽到喇叭裡讀到他父親的名字，他都會嚇得躲起來。「我的戶口在外婆家，是不能經常出現在我自己家裡。父母說擔心出事。」

李威小時候在他自己家裡住的時間並

不多，和父母見面的時間也不多。回家後，他只能稱父親為「姑父」，不然他們家可能遭罰款、扒房子等「厄運」。

鄰居房遭扒 三個月不敢回家

有一件事令李威終身難忘的是，他親眼看見鄰居的房子被扒了，嚇得他立刻跑回外婆那裡，三個月不敢回家。

「童年的那一段經歷，給自己造成了很大的影響，我就像沒有爹媽的孩子，有時也會和父母生氣，但解決不了問題，徒增煩惱。」

李威說，在他的家鄉，跟他一樣超生兒還有很多，大家都四處躲躲藏藏，有的孩子甚至會長時間待在一個隱蔽的小房子里，等到風頭過後再出來。

談到將來，李威坦言，他希望能夠將自己的戶口「正大光明」地放在自己父母名下。

愧見愛女 媽媽哭了

每次去礦廠奶奶家接5歲的女兒方佳（化名），看到女兒光着腳在地上亂跑，髒兮兮的奶瓶上還趴着蒼蠅，李梅（化名）都會忍不住掉眼淚。

盼「兒女雙全」 惜骨肉分離

李梅是鄭州一家銀行的高管，其丈夫做生意，家境十分殷實。已經有了1個兒子的她，總想要「兒女雙全」。

於是他們便策劃了一整套周密的計劃，終於在2010年「瞞天過海」生下了女兒，兒女成雙的天倫之樂還沒有享受到，就不得不骨肉分離，因為李梅在單位請了半年的病假，在外地生下孩子一個多月便不得不回單位上班，孩子只能給鄭州郊區的爺爺奶奶照顧。無奈爺爺奶奶年紀大了，根本沒辦法好好照顧孩子，只是一味地溺愛。

李梅和丈夫因為工作繁忙也不能常常去看望

孩子，總覺得對孩子愧疚，就想辦法在其他方面補償，幾乎想要什麼就給什麼。「孩子現在都慣得沒樣了。到現在還隨地大小便，在車裡還爬來鑽去，一點都坐不住。」

明明是一家人的掌上明珠，可是在外面，李梅見到人總是說：「這是我侄女，幫親戚照看一下。」有一次方佳不小心叫了句「媽媽」，李梅立即拉下臉來瞪着她大聲喊道：「又叫錯了，我不是你媽媽，是姑姑，叫姑姑。」方佳嚇得沒敢說話，但她自此很長時間都沒有叫過李梅。

「不能叫不能認 太殘酷了」

李梅也覺得總說是侄女也不是辦法，她很快就要懂事了，也要上學了。「有爸媽卻不能叫、不能認，對孩子太殘酷了，真怕她以後會恨我們。」

儘管如此，李梅從來沒有想過要辭職，「畢竟是銀行的鐵飯碗，一旦丟了，再也找不回來了。」她只希望以後能給孩子提供更好的生活條件，讓孩子擁有一個更光明的未來。

河南親子鑒定 助解入戶難題

隨着「二胎政策」逐步放開，各省份早已着手研究如何解決黑戶入戶的問題。

鑒定全縣32對親子關係

按照中國法律規定，父母為 newborn 小孩申報戶口，必須向公安機關提供醫療機構開具的出生醫學證明，以證明其親子關係。因此，不少家長擔憂，當年孩子出生缺乏醫學證明，怕將來不好落戶。

為此，河南省滑縣公安局便想出了親子鑒定

的方法。去年年中，河南省滑縣公安局便邀請河南誠信法醫臨床司法鑒定所工作人員，在滑縣婦幼保健院內，為全縣18個鄉鎮申請親子鑒定的25個家庭的32對父子、母子，集中開展親子鑒定工作，以解決「黑戶」孩子入戶的問題。

據了解，當日進行親子鑒定的最大「黑戶」孩子已年滿21歲；另一名男戶主聲稱，外出打工時「撿來」一個年輕的外國媳婦，為他剛生下一個年僅18天的男嬰，醫院因無法核實

產婦身份而不予開具嬰兒的出生醫學證明，男戶主聽聞通過父子親子鑒定後，孩子也能隨父入戶口，便前來申請。

為解決「黑戶」孩子入戶的親子鑒定難題，河南省滑縣公安局戶政部門經多方協調，專門邀請河南省人民醫院醫學遺傳研究所、河南誠信法醫臨床司法鑒定所工作人員，定期到滑縣為「黑戶」家庭附近開展親子鑒定工作，一旦確認其父子、母子關係，滑縣公安戶政部門將及時為「黑戶」孩子辦理入戶手續。

■每次看見女兒，李梅心裡總是很愧疚。

駱佳 攝

■為了不暴露「黑戶」身份，這些小朋友的童年通常都在鄉下度過。

駱佳 攝

■小方佳充滿迷惑。

駱佳 攝